

余以键 著

招魂

773 恐怖系列丛书 8

中国电影出版社

招 魂

余以键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招魂/余以键著.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4.1

(773 恐怖系列丛书:8)

ISBN 7-106-02082-6

I.招… II.余…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9744 号

招魂——773 恐怖系列丛书⑧

余以键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66278(发行部)
E-mail: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0 册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插页/5 字数/200 千字

书 号 ISBN 7-106-02082-6/I·0475
定 价 18.00 元



余以键，当过知青、教师、编辑等。四川大学社会学研究生毕业，现供职于成都某报社。

早年写诗，曾获四川省文字奖和北京文学奖。此书为作者继《死者眼睛》《背后有人》后的第三部长篇悬疑惊悚小说。

魂兮归来

在命运和命运的谜底中

找回生命的本真……

序 幕

鲁老头将手搭在额头眺望湖水的时候,那姿态有点儿像一个警觉的海盗。他裸着上身,皮肤黝黑,在满脸络腮胡的蓬杂中,两片血色很好的嘴唇像是埋在草丛中的活物。

湖上一片空茫,没有任何船的影子,鲁老头刚才听见的快艇声也许只是错觉。他的视线慢慢移向左前方的那座荒岛,由于隔得太远,此时在岛上起落的白鹭在逆光中变成了一串串小黑点,但鲁老头知道那是白鹭,他数次摇船去过那座岛,近距离地观赏过那些湖上仙子。

没有船来,鲁老头和他看守的这座岛上别墅仿佛被世界遗忘了。他开始怀念那两只大狗,那是纯英国血统的马斯提夫犬,主人说他的朋友——国家全部的人用飞机空运来送他的。鲁老头平生没有见过比这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狗了,100多公斤的体重,浑身黄毛,蹲在别墅外的草丛中简直就是虎豹现身。夜里,它的叫声不是从喉咙里,而是从血液旺盛的肺部低沉如雷地喷出,仅这种恐怖至极的声音,就足以让任何

歹人在离它百米之外因心血管破裂而自毙。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对护宝神狗,竟然会被一种莫名的病毒所击倒。一年多了,葬它俩的坟堆上如今已是荒草疯长。

这座岛上别墅从此沉寂下来。主人要搬回城里去住了。临走那天,主人的母亲,70多岁的于老太太咳嗽了几声。还未启程,老太太发炎的气管似乎就已嗅到了省城里的空气。那是2001年的春天,岛上芳香迷人,可别墅中的主人却感到了隐隐的凶兆。

守门人鲁老头就这样留在了这里。他记得主人临走时站在别墅的台阶上呼着他的小名所说的话:“小狗仔,拜托了,这房子就交你照看了。过一些时候,我们也许又会回来。”鲁老头拼命地点头,主人的信任让他的眼眶有点发湿。他揉了揉下眼睛,目送着主人一行远去。他看见主人的妻子在船上向他挥了挥手,这个20多岁的善良女人,她的美丽鲁老头认为只有湖上的白鹭才能相比。站在船头的是主人的保镖,这个叫伍钢的汉子和死去的马斯提夫犬有点相似,只是鲁老头从未将这种感觉告诉过他。

一年多的日子在草香和水腥味中过去了。每周,湖岸上的旅游公司会用船给他送一些生活用品来。这旅游公司是主人众多公司中的一家,管理着整个黑石湖景区的经营。公司的总经理是主人的侄儿,这个28岁的年轻人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要把黑石湖建成中国西南的著名景区。但鲁老头看得出来,主人听见这话时并没有赞赏的神情。

鲁老头住在别墅外的一间小木屋里,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台历翻过去一页。今天是2002年7月13日,星期

六,而给他送生活用品的船是每周一来一次,所以,鲁老头在黄昏时分听见的快艇声肯定是错觉了。

他从水边返回。穿过树林和草坪,迎面便是那幢白色的欧式别墅,它的暗红色的尖顶在湖上就能看见。此刻,它的一半身子已开始发暗,另一半被落日已尽的天光映照着,紧闭的窗玻璃上亮着反光,像躲躲闪闪的人的眼睛,鲁老头打了一个寒噤。这是一座空宅,将顶上的阁楼算进去一共是四层,20多个房间加各种大厅、小厅、健身房、走廊、楼梯等就像迷魂阵似的深陷在这幢建筑里。这别墅曾经是主人的世外桃源,如今它被一道可怕的符咒钉死在这座岛上,像一具早已魂飞魄散的贵族的遗体,在这里等待着入殓。为了能让自己坚守在这里而不至于逃跑,鲁老头尽量不去回忆往事。可怕的往事,当夜云将别墅的红色尖顶涂成黑色之后,任何一扇窗口都可能在朦胧的窗帘后面出现晃动的人影,接着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鲁老头至今并不了解这些恐怖事件的详情,但从主人苍白的脸上他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尤其是寺庙里的高人被请来这里察看以后,主人遗弃这座别墅的决心就下定了。

夜色从水上而来,慢慢地向这座孤岛逼近。鲁老头坐在小木屋外的石桌旁喝酒,时而用手摸一把他满脸的胡须。其实,鲁老头今年才44岁,就被这湖里湖外的人称为老头,完全是因为这络腮胡的缘故。他的小名叫“小狗仔”,这只有主人才知道。30年前,他还是一个少年,便成天跟在主人的屁股后面转,他对城里来的“知青”有着强烈的好奇。主人当年也还不到20岁,这个从城里来的学生哥会拉小提琴,同时据说

还会一种神秘的拳术，这让在农村土生土长的小狗仔无限崇拜。当然，这个知青能把他当小兄弟一样对待，是在他的父亲救了这个知青一命之后的事。有天夜里，这个知青肚子痛得在床上打滚，小狗仔的父亲背着他跑了10多公里路，才拦住一辆货车将他送到县医院，结果是急性阑尾炎，再晚一点就丢命了。这件事让这个知青回城后也常下乡来看看。3年多前，他对小狗仔说，我修了一幢别墅，你去作看守吧。同时，他还给了小狗仔的父亲一大笔钱，让小狗仔家里世代相传的茅草房变成了一楼一底的小洋房。小狗仔的父亲老泪纵横，说是遇上了救苦救难的大恩人。

鲁老头端起小酒杯一饮而尽。主人住在这岛上的时候，为了夜里的警醒，他几乎将酒戒掉了。而自从独守这空宅以来，不喝酒他夜里根本就无法入睡。他会听见那座空宅里有动静。有时是有人走动的声音，压低嗓音的絮语声；有时是女人的哭声，被爬上岛来的夜风撕搅得时逝时续。当然，喝了酒便什么也听不见了。

远处的湖面已经被夜色裹去，只有岛的近旁还泛着朦胧的水光。这时，鲁老头突然听见附近有人的说话声。

“这里怎么没有路呀？我害怕。”是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接着是她的一声尖叫，同时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这里又没有鬼，你怕什么呀！”

鲁老头心里一紧，酒意也醒了大半。他站起身盯着树林和草丛的方向，看见一对年轻男女正对着他走来。那男的裸着上身，肩上搭着一件T恤；女的穿着紧身牛仔褲，着一件黑色背心。

这是从未发生过的事，居然有人在夜色中出现在这座孤岛。鲁老头想喝斥、想质问，嘴唇抖了抖却没发出声音来。

还是那年轻女子先开口道：“大爷，我们想在这里住宿。”鲁老头看见她的脸很秀气，眉毛上挑，有一种狐魅气。

“不行！这是私人别墅。”鲁老头坚定地拒绝道，心里却有点发抖，不知道这女子是人还是鬼？

事后鲁老头认为自己当时一定中了邪，不然他决不会同意这两人住进别墅去的。尽管他们说是来黑石湖的游客，开着一艘小电动船在湖上迷了方向，是这座别墅的红色尖顶吸引他们过来的。但是，鲁老头清楚，这些话很值得怀疑，因为从湖岸到这里，快艇也得跑一个小时，一般游客所驾的慢悠悠的电动船很难到达这里的。

“但是，天已黑了，我们回不去了。”那狐魅女子央求道。

不知是动了恻隐之心还是中了邪，鲁老头居然破天荒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只能住在底楼客厅侧面的第一个房间里，千万不要上楼。”鲁老头吩咐道。底楼的房间是以前的女佣住的地方，鲁老头想主人也许不会太怪罪他。至于二楼以上，除贵宾外一般人是很难上得去的。

鲁老头带着这二人走上了别墅的台阶，他的手心触到门上的紫铜把手时感到一阵冰凉。

这一夜，鲁老头在别墅外的小木屋里睡得特别踏实。一年了，也许是第一次有人为邻吧，身旁的这座空宅不再让他感到害怕。鲁老头是在一阵阵鸟啼声中醒来的，睁开眼天已大亮。他开门出来，早晨的空气沁人心脾。抬眼望去，别墅的

门还紧闭着,那一对借宿的年轻人还未起床吧。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阅读过当地报纸的读者可能都知道了,在黑石湖景区的非旅游地带,一对借宿于岛上私人别墅的年轻男女离奇地死亡。现场发现,穿着睡衣的女子倒卧在客厅的门后,显然在死前是想开门而逃;男子倒躺在楼梯上,可能是在上楼或下楼时突然死亡的。两人的身上没有任何伤痕,而眼睛圆睁,表情极为恐怖,似乎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而亡。



一对借宿于岛上私人别墅的
年轻男女离奇地死亡……



第一章

1

上午 10 点，海滨大酒店的大堂里空荡而宁静——早起的客人已到海边去了，而喜欢彻夜欢乐的游客此时都还在沉沉的睡眠中。洪于从电梯里出来，穿着制服的门童拎着他的小皮箱跟在他后面。

总服务台前站着惟一一位刚到酒店的客人，从背影看是一个年轻女子，长发齐腰，着一件宽松的黑色连衣裙。她的脚下放着一个带滑轮的枣红色旅行箱。

洪于走到台前办理离店手续，这时他看见了她的侧面，一种雕塑般的美使他震惊——从鼻梁到嘴唇到线条优美的光滑的脖颈，无不透着一种高贵的冷艳。在他失神之际，离店手续已经办完，台内的收银小姐对他职业性地鞠了一躬，同时柔声说道：“感谢您惠顾本酒店，祝您旅途愉快！”

他走出酒店，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轿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他，这是酒店经理特意为他安排的，只有尊贵的客人才能享受到这种待遇。

门僮替他拉开了锃亮的车门。“到机场。”他靠在柔软的

后座上，对制服笔挺的司机吩咐道。

这辆劳斯莱斯轻快地驶上了海滨大道。司机从后视镜瞥了一眼这位尊贵的中年客人——他穿着一件品牌高贵的铁灰色衬衣，胡子刮得很干净，双手抱在胸前，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一个人的身影老是挥之不去。洪于从车窗玻璃望出去，那个人的身影便映在所有向后移动的景物上——沙滩、大海、椰子树、一闪而过的海滨别墅，她的背影、她的侧影便像太阳的阴影一样从这些景物上掠过，并保持着和汽车同样的速度。

他闭上眼睛，那袭黑色的连衣裙便出现在脑际，它是一种黑亮的丝织品，柔滑、细腻、有着雨丝向下一般的坠性，这就隐隐地显露出她身体的起伏。这中间有一条紫罗兰色的腰带，也是丝织的，似乎还有着从衣柜里带出来的檀香味。这丝带不经意地系在腰上，简直就是音乐进行中的一种变奏——洪于早年拉过小提琴，当流泻的音乐主题突然跳到另一根弦上发出变奏时，他所有的神经末梢都会通过手指而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迷醉。

这可能吗？仅仅是酒店大堂里的一瞥，那神秘女子的影子便遮住了他从任何角度观望世界的视线。他将看不见海、看不见树、看不见司机的后脑勺和迎着挡风玻璃扑来的海滨大道。这种魔障只在他 16 岁那年发生过，而今他已年届五十，命运在他的“知天命”之年让他再次遭遇这不可思议的迷局。

然而，这一切却发生在他度完假期离开酒店的瞬间。他

现在正在向机场高速前进,两小时后,他将升上万米高空,飞回他的内地。当然,他以后还可能来这里,来这座海滨酒店,他会在酒店大堂里徜徉吗?或者,在角落的沙发上坐下,惆怅地望着空空荡荡的大堂……

汽车猛地停了下来。洪于一惊,机场到了!候机楼像山峦一样出现在他的侧面。司机敏捷地下了车,从车头绕过来替他拉开了车门。

洪于并没有下车,而是从皮夹内拿出机票递给司机道:“去,把它退掉。”

一刻钟以后,这辆黑色的豪华轿车已经飞驰在返回海滨酒店的路上。满脸狐疑的司机认真地开着车,职业习惯使他知道绝不能对客人问任何不该问的问题。

洪于做梦似地回到了酒店大堂。总台的接待小姐像老朋友一样招呼他,看来她们对客人的任何怪异行为早已没有好奇心。

“还是住 001 套房吗?”接待小姐嫣然一笑地问道。这笑容使洪于觉得她似乎洞察了什么秘密似的。洪于点了点头,001 套房是这座酒店最高贵的套房,凡住进这套房的客人,酒店总经理会在半小时内登门向客人致敬。

接下来要做的事让洪于犯难了,到哪里去找这位让他陷于迷狂的女子呢?他坐在豪华房的大沙发上一连抽了两枝烟,脑子里闪过餐厅、咖啡厅、酒店花园的长椅、酒店外面的海滨浴场……他可能像一个梦游症者似地四处乱转,这简直荒唐透顶!并且,就算遇见了她,又该怎样做呢?如果不想目送着她再次消失,那只能走上前去,硬着头皮说,小姐我能请

你喝咖啡吗？不行，这种明目张胆的猎艳方式令人生厌。或者先故作惊讶地问道，小姐我们以前在哪里见过呢？这样对方会困惑一下，会脱口而出地问道：你？这样你便可以顺势作出自我介绍，并不失时机地递上你的名片，那上面你的身份所包含的巨大成功和财富，足以让任何女子心动。尽管半信半疑，她也会接受你一同去喝一杯的邀请，以便确认你的身份是否属实，一旦证实了这真是一位令人仰慕的男人，那让她一小时后进入你的浴室并半裹着浴巾走出来面对你就是自然的事了。

想到这里，洪于突然像皮球一样泄了气，他真是为这种事从机场重返酒店吗？多少年来，他已经从不为这种事花费半点力气了，就算是京城里有名的模特或演员，只要需要，他可以一个电话让她们从千里外飞来共度良宵，而第二天，他便会兴趣索然地将她们打发掉。

当洪于意识到当下的举动非同寻常时，他有些不知所措了。他需要什么？该怎么做？他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他必须见到她。他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眼前浮现出一个少妇的形象，她站在公交车站上等车，而他在街对面望着她，那年他16岁，她的丰姿与气度像雷电一样击中了这个少年。他目送着她上了车，感到世界一下子空旷了下来。第二天同样的时候，他又去了那个公交站，希望能再次见到她。连续五天，他都去那里站上两小时，而她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无论如何，这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五天。命运是一种无法预测的东西，30多年过后，谁会相信他会再次遭遇这种雷电的袭击。和少年时的经历不同的是，这次事件中两个角色的年龄悬殊刚好